

# 炭子冲之旅

张亦斌

到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刘少奇故居参观，正是烟雨蒙蒙的三月。丝丝细雨洒在身上，带来少许的凉意。

宁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拥有“五奇”：少奇故里，伟人奇；密印禅寺，万佛奇；灰汤温泉，养生奇；千佛溶洞，造化奇；四羊方尊，国宝奇。刘少奇的故里花明楼，自古有名。相传过去这里的河边有座小楼，一位学识丰富的老先生在楼里教了几名学习刻苦的学生，每天都能从楼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，每逢春季，河边翠柳飘摇，田野鸟语花香，汇合楼里清朗的书声，让人联想到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诗句，小楼也因此得名。这个地方，因楼得名，沿用至今。刘少奇的故里自古就树木繁茂，在明清时期，当地村民们靠山吃山，伐木烧炭营生，人们管卖炭的人叫“炭子”，而山间的这块平地，就被称为“炭子冲”。“冲”是南方的一种说法，指山间的平地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我们在春雨中漫步，走进刘少奇铜像广场。广场两边的山头青松傲立，杂树生花，石级中央一条苍翠的甬地龙笔直前伸，广场视

野开阔，四周山头连绵起伏，幽远深邃。广场正前方，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个庄严肃穆的平台，平台中央，刘少奇的铜像威严地矗立着。铜像坐东北朝西南，面部神情似微笑、似沉思，望着远方，拿着烟斗的手自然摆放。

刘少奇纪念馆的建筑风格和门楼是一样的，都是青瓦、红梁、白墙，都是采用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。刘少奇纪念馆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完整、系统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，主体是自由分散型园林式建筑，这种风格和炭子冲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趣，美丽自然。刘少奇纪念馆一共有5个展厅，依照北京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布局，显得优雅、清静；各展厅以回廊相连通，曲折悠长。我们逐一观看，发现这个纪念馆与其他的纪念馆有很大的区别：在内容上打破了原来一贯以生平为序的陈列模式，采用专题与生平相结合的办法，大手笔反映生平事迹；在陈列形式方面，把现代科技手段引入陈列当中，如硅胶塑像、幻影成像、电脑触摸屏、电视录像、景观复原等。

在纪念馆中，我看到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家乡调研农业合作化的史实资料。他下到田间地头遍访普通群

众，开座谈会，住农舍、睡门板床、吃农家餐，通过44天的务实调查，了解到家乡民众在急躁冒进的“人民公社大食堂”制度下吃不饱的惨状，他的悲悯之情溢于言外，当即解散了家乡的“大食堂”，然后又把情况汇报中央，取消了人民公社大食堂政策，把几亿农民从饥饿的挣扎线上挽救了过来。

走出纪念馆，走在景区的道路上，我惊叹于这里的绿化工作如此好。据在景区从事保洁工作的当地群众颇为自豪地说，炭子冲自古树木茂密，刘少奇故居对外开放后，又种植了很多乡土植物，既保持了江南农村的乡村本色，又使整个景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百分之九十，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，是天然的氧吧。

刘少奇故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普通四合院，它坐东朝西，前临绿水，背靠青山，风景宜人，有着古朴浓厚的江南气息。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，这栋普通的农舍也和刘少奇一起经历了非凡而坎坷的岁月，依然基本保持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原始风貌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走出刘少奇故居，雨停了，天空中慢慢现出太阳的光芒来。

在刘少奇故居前，我默念着他在宁乡县第一高小求学期间写过的一首小诗，“小树两边栽，浓荫绿上阶，他年成大树，必是栋梁材！”心里感慨着：到底是什么滋养着小小农家少年，让他最终成长为一代伟人！是这一方神奇的山山水水，还是这方山水里蕴含的文化呢？

雨后初晴，满目青翠，炭子冲的阳光让人深思。

## 春意醉 春饼香

程丽英

春意惹人醉，最忆春饼香。

立春吃春饼也叫“咬春”，有喜迎春季、祈盼丰收之意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每年立春时节都会为全家人做一顿香香的春饼。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，可每到立春时节，仿佛还能闻到她亲手做的春饼香。

儿时，春饼是我们全家人最喜欢的美食。母亲做春饼是村里出了名的，“一畦春韭绿”的时节，母亲会在园子里弄些新鲜的嫩叶韭菜、大葱、香菜、大酱，还有母亲精心切出来的土豆丝、提前泡出的绿豆芽……

做春饼的面必须是烫面，边倒入开水，边用筷子不断地搅，水、面适中时就沾着凉水有节奏地揣着烫面，把烫面揣好后放入面盆，盖上面巾醒一会儿。这个时候，母亲一边熬着米汤，一边到菜园里割下一把韭菜，洗净切段，削几个土豆，切成土豆丝，用水泡上，再准备一盘大葱、香菜拼盘。之后，舀一碗大酱，炸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酱。

准备工作完事后开始烙饼，两个面剂子间抹匀豆油，上下叠压擀至极薄，放在大锅里围着锅底放一圈，瞬间两层中间鼓起的气泡将两层撑开，稍做翻烙即熟，趁热分开两层薄饼，原本擀得极薄的饼，一分为二后薄如纸，圆如盘，泛着微黄，母亲把烙好的春饼放入盆内用盖盖上，这样会让春饼吃起来显得更加筋道。

饼烙好后，借着油锅，母亲忙不迭地放入葱、姜、蒜爆锅，土豆丝淋水后放入锅里急火爆炒片刻，再放入韭菜稍作翻炒即可装盘。然后再炒一盘绿豆芽，那豆芽炒得晶莹剔透，柔脆白嫩……这时候饼也焖好了，将盆底的饼翻上来，摊在桌子上，依次摊上菜，卷成圆筒状，并将最下面一端折起来，以免菜漏下来。春饼飘香，口感柔韧耐嚼。每嚼一口，脸上都会释放出一股喜悦和兴奋。满满一盆的春饼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被我们风卷残云般消灭了，最后，大家再借着米汤“溜溜缝”。

饱饱地吃一顿春饼，感觉心里便装着整个春天了。



水乡夜色

白葵 摄

## “小脚”姥姥

魏益君

姥姥早年守寡，是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小脚老太，但就是靠她那副瘦小的身板，养活了母亲及舅舅五个孩子。

俺家兄弟姊妹五个，家里缺少劳力，姐姐仅读过一年小学便辍学劳动。姐姐里里外外都是把好手，上山砍柴，下地锄草，烧锅做饭，样样在行。或许就是这个原因，只要姥姥在俺家，每到吃饭时，姥姥总是把好吃的多夹一些给姐姐，口中还说：“姐姐累，应该多吃，上学不干活，吃了也瞎。”姥姥心疼姐姐，对我们这样好吃懒做的毛头小子是百看都不顺眼。在姥姥眼里，能为家做贡献的，就是好样的。

转眼几年，我也长成一个青壮少年，也能推起小车下地运肥。吃饭时，我也享受到了姥姥对我的“特殊”照顾：“哥哥推粪累，吃好了有劲，你们不干活少吃点。”这是姥姥对我的弟弟妹妹说的话。

俺家与姥姥家相隔五里地，中间隔着一座水库。每年姥姥都要去几趟闺女

家，自从我能推起小车下地运肥，接送姥姥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。

接姥姥的一路是最美好的。坐在独轮车上的姥姥，一锅一锅地抽着旱烟，悦耳的独轮车声回荡在田野里。路上，要经过一个坡度很高的堤坝，有一次，当我脸红脖子粗地将姥姥推上堤坝长坡，姥姥回身笑着说：“这回轻快吗？”

我不解。姥姥说：“我一直给你使劲来着。”姥姥边说边示范。

我哑然失笑了。原来在我推着姥姥上长坡时，姥姥一直用她的小脚狠狠地蹬着独轮车的前档，难怪上坡时姥姥和我一样“吭哧吭哧”运气。

我跟姥姥解释：你这样一点帮不了我，相反，由于你在车上乱动，反而增加了我的压力。姥姥听得将信将疑。但每回接送姥姥上堤坝长坡时，姥姥还是不由自主地用脚蹬起独轮车前档。

弹指一挥间，我由小学升到初中，再由初中升到高中，那时农村娃读到高中已经不易了。姥姥说：“这孩子有出息，今后别让他干活了，专心读书。”就是在

姥姥的鼓励中，我一路攀升，走进大学，大学毕业，踏入政府机关。

“要当好干部，听上级的话，给老百姓撑腰。”这是姥姥在我上班后第一次给我说的一番话。

我也确实给姥姥长了一次脸。那是我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，姥姥有一次捎话让我去她家。我去了才知道，原来姥姥家的邻居前几年承包了村里的几十亩山林，村委换届后，拟收回重新承包。姥姥的邻居当然不同意，村里便指使一帮人将部分山林强行砍伐。我了解事情经过后，非常气愤，当即约来林业部门及乡镇领导现场办公，不但将村主任撤职，还赔偿承包方经济损失。

生活的磨难，使姥姥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，尽管如此，但姥姥却长命百岁。在姥姥一百零一岁的时候，还是躺倒了。临终前，姥姥非要见我一面，听我一句话。我得知消息，立马赶到。原来，姥姥一辈子怕热，说什么也不愿死后火化，尽管舅舅、母亲信誓旦旦地保证，但姥姥就是不相信，非要听我说。

我拉着姥姥的手说：“姥姥，我给您选块风水宝地，咱绝不火化！”

听着，姥姥欣慰地笑了。少顷，姥姥又示意我将耳朵附过去，我听到姥姥轻声说：“还是听上级的话吧！”

姥姥就这样微笑着走了。